

□刘复生

人类早已在模拟A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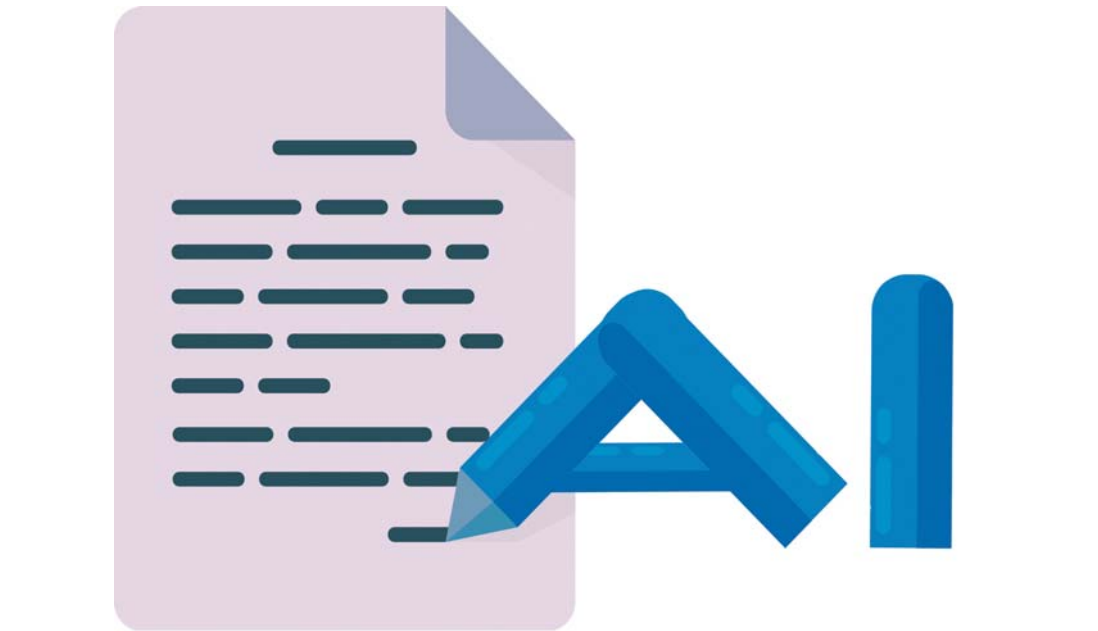
DeepSeek在写作上的表现，的确非常让人吃惊，它似乎已然具备了某种文学表达上的原创能力。从朋友圈反映来看，这给人们造成的情感冲击非常强烈，因为，按照惯常理解，文学是最能体现人类灵性的领域，它总是跟天才的想象力和神灵附体一般的修辞技艺联系在一起。如果说，AlphaGo战胜人类超一流棋手，还是在封闭的规则内部，以博弈决策能力取胜，仍然是以机械性数理化的智能显现优势，那么，AI的快速迭代和普遍应用，似乎动摇了许多人对人类灵性的自信。今后，我们的文学写作、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还有意义吗？

我倒并不担心AI抢了我们作家、评论家和文学教师的饭碗，反倒认为，幸亏AI的冲击，给文学带来了更生的机会。事实上，并不是AI具有了人性化的智能，而是我们人类早就变得像AI了。AI之所以能在人类向来引以为傲的写作领域“打败”大多数人类，不过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文学创作、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模式化了，所谓创作，大多不过是“互文本”技术操作，它在原理上和语言大模型并无本质差别。唯一的差别在于，人类写作所能援引的样本无法达到AI搜索的数量，也无法具有AI的效率。

AI不过是在模拟人类的智能，但是，这种模拟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人类早已在模拟AI，这一过程远在AI诞生之前即已开始。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，文学惯例和创作模式的成熟，尤其是纯文学体制的固化，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，海量的文本素材层累堆叠，此时的文学创作，如果要达到“优秀”的水平，早已不必再调用真实经验，无须再依赖浪漫主义时代的“天才”创造力。一般作家，只需要通过AI式的大样本的深度学习，熟练掌握这套规则和技艺，即可以完成合格甚至出色的文学“作品”。当然，按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说法，这些成品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“文本”。

回过头去看，早在20世纪60年代，解构主义理论已经大体识破了现代的文学生产逻辑，窥破了文学生产作为语言学操作的“大模型”性质。在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潮流中，新批评、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，纷纷以语言学模式来拆解文学写作的底层规律，的确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后世AI化写作的本质。它们往往把文学写作看作“结构”内部的技术化流程，“作者已死”，早在AI时代来临之前，罗兰·巴特们已经提前宣布了写作的非人化特征。

当然，这些文学理论以语言学模型解释文学，偏执地将一切文学写作都看作语言学规律的体现，这就以偏概全了。它们把文学看成语言系统或结构内部的事务，注定无法解释社会历史中活生生的文学写作。但是，不可否认，结构主义理论在那些最符合语言学模型的文学类型上——比如类型化的民间故事和格律化的诗歌，的确显示出强大的说服力。为什么中外文学史上会出现那么多早慧的“天才”诗人？这或许和诗歌具有格律化的成熟技术体系不无关系，诗歌



AI来了，平庸写作或许被淘汰

从ChatGPT横空出世到Deepseek震惊全球，短短数年时间，人工智能从一个高深的专业领域，变成一个全民话题。世界史上，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，都会伴随一定的知识结构的变迁。作为大学教授，尤其是人文学者，对此自然格外敏感。有鉴于此，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组织专家团队，畅谈“AI时代的文学教育”，内容包括对于文学创作、文学批评、文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于文学教育的重新思考。

写作，完全可以在系统内部通过样本学习而掌握，所谓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写诗也会吟”。早慧诗人的天才，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学语法逻辑的敏感把握和杰出的运用能力。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，依葫芦描瓢，照样可以写出看似深沉的诗句。这些诗人早已经在模拟AI写作了。诗歌写作，最容易被AI率先攻破，绝非偶然。2017年，人工智能机器人“微软小冰”推出的诗集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已经让一般读者无法分辨作者的真实身份。

所以，尽管DeepSeek在写作上的表现超过常人，那也不过是高明地抄袭或综合了海量文本的成果而已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它的表现似乎很惊艳，那是因为一般人很难接触那么多文本而无法识别罢了。对于真正的专家或高明的作家而言，AI假模假式的拽文就是缺乏真正判断力的小机灵或不懂装懂。它充其量只能达到人类写作的中等水平，而且，这就是它的天花板。因为，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AI的能力边界。在人文思想领域，AI不可能达到人类的最高水平，这是由它的基础原理决定的。早在2003年，刘慈欣发表《诗云》，天才般地预言了AI写作的巨大优势，以及它的阿喀琉斯之踵：技术先进的外星文明，动用太阳系的全部能量和星系级别的算力，打造出无比大的“诗云”程序，以穷举的方式演算出所有文字可能的排列组合，目标是写出超过人类的伟大诗歌。但是，它最终还是输了，因为，这种技术先进的文明没有“美学”的判断力，它可以创作出所有可能的诗，却无法找到或分辨一首真正的诗。

滞后的数据库

AI没有真正的人文判断力。最高的判断力只能来自生活，它

不可能仅仅在数据和规则或算法内部产生，不管经过多少强化训练，都不可在数据内部产生真实的生活。它甚至都无法具有真正的理解力或悟性，即使简单的算术题，语言大模型也往往会犯错。

真正的判断力，与情感、记忆和经验相关，最高的灵性思考和创造性的写作，注定无法摆脱社会性，数据化的知识只是写作的一个来源，而且是表层的来源。那些无法被数据化的经验，不可计数的“默会”知识，以及正在生成中的无限丰富的社会实践，和生生不息、正在展开的人类历史，才是一切创作的永恒源泉，创作者内在于这样的历史，并与社会实践同步。没有什么数据库能够复刻这样的过程，无论多么海量的数据库都只能是局部的，而且是僵死的既往历史的标本，它没有历史的呼吸。

AI的思考与写作，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判断力和创造力，它无法获得超出数据库之外的灵性的智慧。它甚至无法获得数据库之外的“常识”，有人曾向AI提问：6米长的竹竿能否通过高4米宽3米的门？AI经过复杂的计算，给出了多种符合“逻辑”的解决方案，唯独想不到把竹竿放倒，垂直于门平面，就可轻松通过。

数据库远远小于生活，也永远滞后于生活。“深度思考”是算法投喂历史上的样本，对AI加以训练生成的，要补充新的知识和数据，就要打开“联网搜索”功能。可是，我们都知道，网上的最新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永远是片面的，且不说良莠不齐，真假参半，更严重的是，在AI被广泛应用后，网上数据已经开始被加倍操纵和污染了。此刻，正在有人通过大量矩阵号，专门针对AI发送特定类型的信息，做高特定信息的比例，让另外的信息沉底，从而影响AI的输出。可以预

见，今后的数据海洋将越来越不可靠。更加反讽的是，那些操纵和污染数据库的力量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工具恰恰是AI工具，这将造成脏数据的指数级繁殖，并进一步强化AI的自我强化。高质量的数据将被淹没在平庸的或肮脏的数据的汪洋大海中，从而拉低了数据的平均质量，也拉低了AI的思考能力和写作水平。

其实，有意识地扭曲信息，污染数据，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，只不过，手工时代，污染能力比较有限，AI时代，这一问题将趋于尖锐化和极端化。

AI只能以被数据化的僵死的人类智慧成果为基础，而且对这个海量的、被各种力量扭曲的数据库缺乏甄别力和判断力。它往往只是依据既有的指标做出形式上的判断，如参照“重要”的报刊、名家头衔和流量高低，来判别信息的权重。在它的视野里，获得“诺奖”的作家自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作家，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杂志上的文章自然就是最优秀的文学研究论文，阅读量上10万加的文章自然就是被公认的好文章，教授的水平自然要高过副教授，一级作家能力自然强过二级作家。

没有判断力就架不住行家三句追问，AI也挺不容易，实在装不下去就装死，宕机开溜。AI还经常出现幻觉，误导人的事例屡见不鲜。当有人担忧文献学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时候，我却看到了考据学复兴的契机。

物极必反

AI的出现，让原来存在的信息环境恶化问题进一步极端化了，它逼迫着人们改造文化环境，追求真正的创造性写作和批判性学术活动，追求更人性的思维方式，并反思和尝试去改变那种导致非人性思维得以维系的

社会条件。

现代的技术化理性思维早已侵入了人的灵性，我们的思维早就被改写为程序化的算法，只不过它还保留着人性的外观，比如在文学写作和人文研究领域，我们还沉浸在人性的幻觉中。AI只不过是这种技术化思维程序的升级版，虽然它在形式上显现出人性化的外观，其实却代表了非人性化的更高形态。

AI时代以前的写作行为，由于保持了人性化的外观，以其低效率的传统手工特征，让人们普遍忽略了其非人化的性质，从而给那些中规中矩却毫无思想含量和情感深度的文学创作、文学研究提供了机会。有的作家和学者，并没有真正的创造性，却依靠人际关系和资源，维持了他们在文化江湖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。其实，他们既缺乏能力，也缺乏信念和热爱，所谓创作和机器的输出没什么两样。而现在，他们将遇到来自AI的严峻挑战，作为低级机器的人类写手将遭到作为高级机器的AI写手的羞辱和嘲弄。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

AI使写作门槛降低到普通人都能利用AI实现的程度，进一步压缩了平庸的专业写作的生存空间。它打破了伪精英的垄断，使一般性的知识和思想生产加速贬值，从而为新的文学、真正的人文思想的生成清理了地基。

下一步就看真正的思想者、文学家们，能不能利用这样的时机，是不是善于运用AI所提供的技术条件了。想想学术生产的手工时代吧，为了查找一条史料，文学史家有时只得奔波千里，到异地的图书馆或档案馆去翻故纸堆。现在，前期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，学者们从思想生产的初级劳动中解放出来了。判断力、才华和想象力，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了。而这些人性的智慧，恰恰是AI所真正欠缺的。

已经有许多作家和各学科的学者出来说话：AI完全可以淘汰95%的同行，这多好呀，本来嘛，只需要5%就够了。这样说，似乎表明，说话人不属于那被淘汰的95%。我不敢说自己一定属于剩下的5%，但是，我想，如果由于自己缺乏天分，或不够努力，最终被AI淘汰，那我也无话可说，可以心甘情愿接受现实，大不了就不吃写作这碗饭了，去干点别的，也无妨。如果能从职业化的文学写作或研究中解脱出来，仅仅把文学作为一个爱好，不也挺好？

（本文作者为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，选自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AI时代的文学教育》  
陈平原 主编  
北京大学出版社